

爱的徒劳

剧中人物

- 佛第南 拿伐国王
- 裴朗
郎格维 } 国王侍从
杜曼 }
鲍益 }
马凯特 } 法国公主侍从
- 唐·亚特里安诺·特·阿美陀 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
- 挪坦聂尔 教区牧师
- 霍罗芬斯 塾师
- 特尔 巡丁
- 考斯他特 乡人
- 毛子 阿美陀的侍童
- 管林人
- 法国公主
- 罗瑟琳
玛莉霞 } 公主侍女
凯萨琳 }
- 雅昆妮妲 村女
- 群臣、侍从等

拿伐

第一幕

第一场 拿伐王御苑

国王、裴朗、朗格维及杜曼上。

国王 让众人所追求的名誉永远记录在我们的墓碑上，使我们在死亡的耻辱中获得不朽的光荣；不管时间怎样吞噬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名，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欲要永垂万古。所以，勇敢的战士们，——因为你们都是向你们自己的感情和一切俗世的欲望奋勇作战的英雄，——我们必须把我们最近的敕令严格实行起来：拿伐将要成为世界的奇迹；我们的宫廷将要成为一所小小的学院，潜心探讨有益人生的学术。你们三人，裴朗，杜曼和朗格维，已经立誓在三年之内，跟着我在一起生活，作我们的共同研究的学侣，并且绝对遵守这一纸戒约上所规定的种种条文；你们的誓已经宣过，现在请签下你们自己的名字；谁要是破坏了这戒约上最微细的一枝一节，让他亲手撕毁他自己的荣誉。要是你们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愿你们一意遵行，无渝斯盟。

裴朗 我已经决定了。左右不过是三年的长斋；身体虽然憔悴，精神上却享受着盛筵。饱了肚皮，饿了头脑；美食珍馐可以充实肌肤，却会闭塞心窍。

杜曼 陛下，杜曼已经抑制了他的情欲；他把世间一切粗俗的物质的欢娱丢给伦夫俗子们去享受。恋爱，财富和荣华把人暗中催老；我要在哲学中间找寻生命的奥妙。

裴朗 我能够说的话，他们两人都已经说过了。我已经发誓，陛下，在这儿读书三年；可是其他严厉的戒条，例如在那时期

以内，不许见一个女人，这一条我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每一星期中有一天不许接触任何食物，平常的日子，每天只有一餐，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晚上只许睡三小时，白天不准磕睡，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因为我一向总以为从天黑睡到天亮，再把半个白昼当作黑夜，不会妨碍别人什么的。啊！这些是太难的题目，叫人怎么办得到？不看女人尽读书，不吃饭又不许睡觉！

国王 你在宣誓的时候，已经声明遵守这些条件了。

裴朗 请陛下恕我，我并没有发这样的誓。我只发誓陪着陛下读书。在您的宫廷里居住三年。

郎格维 除了这一点以外，裴朗，其余的条件你也都发誓遵守的。

裴朗 那么，先生，我只是开玩笑说说的。我倒要请问请问，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王 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裴朗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我们常识所不能窥察的事情吗？

国王 正是，那就是我们读书的莫大的报酬。

裴朗 好，那么我要发誓苦读，把天地间的奥秘勤搜冥索：当煌煌的禁令阻止我宴乐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填满我的饥肠；当我们肉眼望不见一个女人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遇见天仙般的姑娘；要是我发了一个难以遵守的誓言，我要知道怎样一边叛誓，一边把我的信誉保全。要是读书果然有这样的用处，你能向我发誓保证，我一定踊跃从命，决无二言。

国王 这些是学问途中的障碍，引导我们的智慧去追寻无聊的愉快。

裴朗 一切愉快都是无聊；最大的无聊却是为了无聊费尽辛劳。你捧着一本书苦苦钻研，为的是追寻真理的光明；真理的光明还远在天边，你的眼睛却已经失明。我宁愿消受眼皮上的供养，把美人的妙目恣情鉴赏，那脉脉含情的夺人光艳，可以

扫去我眼中的雾障。学问就像是高悬中天的日轮，愚妄的肉眼不能测度它的高深；孜孜矻矻的腐儒白首穷年，还不是从前人书本里掇拾些片爪寸鳞？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学士，替每一颗星球取下一个名字；可是在众星吐辉的夜里，灿烂的星光一样会照射到无知的俗子。过份的博学无非浪博虚声；每一个教父都会替孩子命名。

国王 他反对读书的理由多么充足！

杜曼 他用巧妙的言词阻善济恶！

郎格维 他让莠草蔓生，刈除了嘉谷！

裴朗 春天到了，小鸡孵出了蛋壳！

杜曼 这句话是怎么接上去的？

裴朗 各得其时，各如其分。

杜曼 一点意思都没有。

裴朗 聊以凑韵。

国王 裴朗就象一阵冷酷无情的霜霰，用他的利嘴咬死了春天初生的婴孩。

裴朗 好，就算我是；要是小鸟还没啾动它的新腔，为什么要让盛夏夸耀它的荣光？我不愿冰雪遮掩了五月的花天锦地，也不希望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太早太迟同样是过犹不及。你们到现在才去埋头功课，等於爬过了墙头去拨开门上的键锁。

国王 好，那么你退出好了。回家去吧，裴朗，再会。

裴朗 不，陛下；我已经宣誓陪着您在一起；虽然我说了这许多话为无知的愚昧张目，使你们理竭词穷，不能为神圣的知识辩护，可是请相信我，我一定遵守我的誓言，安心忍受这三年的苦行。把那纸儿给我，让我一条一条读下去，在这些严厉的规律下面把我的名字签署。

国王 你这样回心转意，免去了你终身的耻辱！

裴朗 “第一条，任何女子不得进入离朕宫廷一哩之内。”这一条有没有公布？

郎格维 已经公布四天了。

裴朗 让我们看看违禁的有些什么处分。“如有故违，割去该女之舌示儆。”这惩罚是谁定出来的？

郎格维 不敢，是我。

裴朗 好大人，请问您的理由？

郎格维 她们看见了这样可怕的刑罚，就会吓得不敢来了。

裴朗 好一条野蛮的法律！“第二条，倘有人在三年之内，被发现与任何女子交谈，当由其他与盟者共同认定最严厉之办法，予以公开之羞辱。”这一条，陛下，您自己就要破坏的；您知道法国国王的女儿，一位端庄淑美的姑娘，就要奉命到这儿来，跟您交涉把亚圭丁归还给她的老迈衰弱、卧病在床的父亲了；所以这一条规律倘不是等于虚设，就只好让这位众人赞慕的公主白白跋涉这一趟。

国王 你们怎么说，各位贤卿？这件事我全然忘了。

裴朗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而求远，当他一心研究着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所应该做的事情忘了；等到志愿成就，正象用火攻夺取城市一样，得到的只是一堆灰烬。

国王 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们只好废止这一条法令；她必须寄宿在我们的宫廷之内。

裴朗 事实上的必要将使我们在这三年之内毁誓三千次，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有他自己的癖好，不是外力所能把它压制的。要是大家以“事实上的必要”为藉口，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那我们还要发什么誓呢？我在这儿签下我的名字，全部接受这一切规律；（签名）谁要是违反了戒约上最微细的一枝一节，让他永远不齿於人口。倘然别人受到诱惑，我也会同样受到诱惑；可是我相信，虽然今天你们看我是这样地不情愿，

我一定是最后毁誓的一个。可是戒约上有没有允许我们可以找些有趣的消遣呢？

国王 有，有。你们知道我们的宫廷里来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游客，他的身上包罗着全世界各地的奇腔异调，他的脑筋里收藏着取之不竭的古怪的辞句；从他自负不凡的舌头上吐出来的狂言，在他自己听起来就像迷人的音乐一样使他沉醉；一个富有才能，善于折衷是非的人。这个幻想之子，名字叫做阿美陀的，将要在我们读书的余暇，用一些夸张的字句，给我们讲述人世所罕闻在热带之国西班牙武士们的伟绩。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他；可是我自己很爱听他说谎，我要叫他作我的行吟诗人。

裴朗 阿美陀是一个最出色的家伙；他会用崭新的字句，一个十足时髦的武士。

郎格维 考斯他特那个村夫和他配成一对，可以替我们制造无穷的笑料；这样读书三年也不会觉得太长。

特尔持信及考斯他特同上。

特尔 那一位是王上本人？

裴朗 这一位便是，家伙。你有什么事？

特尔 我自己也是代表王上的，因为我是王上陛下的巡丁；可是我要看看王上本人。

裴朗 这便是他。

特尔 阿美——阿美——先生问候陛下安好。外边有人图谋不轨；这封信可以告诉您一切。

考斯他特 陛下，这封信里所提起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

国王 伟大的阿美陀写来的信！

裴朗 不管内容多噜嗦，我希望它充满了夸大的字眼。

郎格维 上帝给我们忍耐吧！

裴朗 耐着听，还是忍住笑？

郎格维 让我们不要听得太出神，也不要笑得太起劲。

裴朗 好，先生，我们应该怎么笑法，还是让文章的本身替我们决定吧。

考斯他特 这一回的事情，先生，是关于我跟雅昆妮姐两个人的。他们看见我在庄园里陪着她坐在田场上，又跟着她走进了御苑里，就把我抓起来了。上帝保佑好人！

国王 你们愿意我用心听我读这一封信吗？

裴朗 我们愿意洗耳恭听，就像它是天神的圣谕一般。

考斯他特 愚蠢的世人最爱听邪人的乱说。

国王 “上天的伟大的代理人，拿伐的唯一的统治者，我的灵魂的地上的真神，我的肉体的养育的恩主，——”

考斯他特 还没有一个字提起考斯他特。

国王 “事情是这样的，——”

考斯他特 也许是这样的；可是假如他说是这样的，那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

国王 闭嘴！

考斯他特 像我们这种安分守己，不敢跟人家打架的人，只好把一张嘴闭起来。

国王 不许说话！

考斯他特 我求求你们，别人的私事还是少提为妙。

国王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被黑色的忧郁所包围，想要藉着你的令人健康的空气的最灵效的医药，祛除这一种阴沉的重压的情绪，所以凭着我的绅士的身份，使我自己出外散步。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在六点钟左右，正是畜类纷纷吃草，鸟儿成群啄食，人们坐下来享受那所谓晚餐的一种营养的时候：以上说明了时间。现在要说到什么场所：我的意思是说我散步的场所；那是称为你的御苑的所在。于是说到什么地点：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什么地点碰到这一桩最淫秽而荒谬的事

件，使我从我的雪白的笔端注出了乌黑的墨水，成为现在你所看见，查阅，诵读，或者浏览的这一封信。可是说到什么地点，那是在你的曲曲折折的花园里的西边角上东北偏北而略近东首的方向；就在那边我看见那卑鄙的村夫，那可发一笑的下贱的小鱼，——”

考斯他特 我。

国王 “那没有教育的孤陋寡闻的灵魂，——”

考斯他特 我。

国王 “那浅薄的东西，——”

考斯他特 还是我。

国王 “照我所记得，考斯他特是他名字，——”

考斯他特 啊，我。

国王 “公然违反你的颁布晓喻的召令和禁抑邪行的法典，跟一个——跟一个——啊！跟一个说起了就使我万分气愤的人结伴同行，——”

考斯他特 跟一个女人。

国王 “跟一个我们祖母夏娃的孩儿，一个阴人；或者为了使你格外明白起见，一个女子。受着责任心的驱策，我把他交给陛下的巡丁安东尼·特尔，一个在名誉、态度、举止和信用方面都很优良的人，带到你的面前，领受应得的惩戒。——”

特尔 启禀陛下，我就是安东尼·特尔。

国王 “至于雅昆妮妲，——因为这就是那和前述村夫同时被我捕获的脆弱的东西的名称，——我让她等候着你的法律的威严；一得到你的最轻微的传谕，我就会把她带来受审。抱着燃烧全心的忠诚，你的仆人唐·亚特里安诺·特·阿美陀敬上。”

裴朗 这封信还不能适于我的预期，可是在我所曾经听到过的书信中间，这不失为最有趣的一封。

国王 是的，这是古今恶札中的杰作。喂，你对于这封信有什么话

说？

考斯他特 陛下，我承认是有这么一个女人。

国王 你听见谕告吗？

考斯他特 我听倒是听见的，不过没有十分注意。

国王 谕告上说，和妇人在一起而被捕，处以一年之监禁。

考斯他特 我不是和妇人在一起，陛下，我是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国王 好，谕告上说姑娘也包括在内。

考斯他特 这也不是一个姑娘，陛下；她是个处女。

国王 处女也包括在内。

考斯他特 那么我就否认她是个处女。我是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国王 女孩子不女孩子，随你怎么说都没有用。

考斯他特 这女孩子对我很有用呢，陛下。

国王 听我的判决：你必须禁食一星期，每天吃些糠喝些水。

考斯他特 我宁愿祈祷一个月，每天吃些羊肉喝些粥。

国王 唐·阿美陀将要做你的看守人。裴朗贤卿，你监视着把他押送过去。各位贤卿，我们现在就去把我们彼此坚决立誓的事情实行起来。（国王、郎格维、杜曼同下）

裴朗 我愿意用我的头去和无论哪一个人的帽子打赌，这些誓约和戒律不过是一场无聊的笑柄。喂，来。

考斯他特 我是为了真理而受难，先生；因为我跟雅昆妮妲在一起而被他们捉住，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实，而且雅昆妮妲也是一个真心的女孩子。所以欢迎，幸运的苦杯！痛苦也许会有有一天露出笑容；现在，坐下来吧，悲哀！（同下）

第二场 同前

阿美陀及毛子上。

阿美陀 孩子，一个精神伟大的人要是变得忧郁起来，会有些什么征

象？

毛子 他会显出悲哀的神气，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征象。

阿美陀 悲哀和忧郁不是同样的东西吗，亲爱的小鬼？

毛子 不，不，主啊！不，主人。

阿美陀 你怎么可以把忧郁和悲哀分开，我的柔嫩的青年？

毛子 我可以从作用上举出很普通的证明，我的粗硬的长老。

阿美陀 为什么是粗硬的长老？为什么是粗硬的长老？

毛子 为什么是柔嫩的青年？为什么是柔嫩的青年？

阿美陀 我说你是柔嫩的青年，因为这是对于你的弱龄的一个适当的名称。

毛子 我说您是粗硬的长老，因为这是对于您的老年的一个合宜的尊号。

阿美陀 我已经答应陪着王上研究三年。

毛子 主人，您用不着一点钟的功夫，就可以把它研究出来。

阿美陀 不可能的事。

毛子 一的三倍是多少？

阿美陀 我不会计算；那是堂倌酒保们干的事。

毛子 主人，您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赌徒。

阿美陀 这两个名义我都承认；它们都是一个堂堂男子汉的标识。

毛子 那么我相信您一定知道两点加一点一共几点。

阿美陀 比两点多一点。

毛子 那在下贱的俗人嘴里是称为三点的。

阿美陀 不错。

毛子 瞧，主人，这不是很容易的研究吗？您还没有眨过三次眼睛，我们已经把三字研出来了；要是再在“三”字后面加上一个“年”字，一共两个字，不是一点不费力就可以把它们研究出来的吗？

阿美陀 我承认我是在恋爱了；一个军人去恋爱是一件下流的事，所

以我恋爱着一个下流的女人。要是我向爱情拔剑作战，可以把我从这种堕落的思想中间拯救出来的话，我就要把欲望作为我的俘虏，让无论那一个法国宫廷里的朝士用一些新式的礼节把它赎去。我不屑于叹气，我想我应该发誓把丘必特征服。安慰我，孩子；那几个伟大的人物是曾经恋爱过的？

毛子 赫邱里斯，主人。

阿美陀 最亲爱的赫邱里斯！再举几个例子，好孩子，再举几个；我的亲爱的孩子，你必须替我举几个赫赫有名的人。

毛子 参孙^①，主人；他曾经像一个脚夫似地把城门负在背上；他也恋爱过的。

阿美陀 啊，结实的参孙！强壮的参孙！你在剑法上不如我，我在背城门这一件事情上也不如你。我也在恋爱了。谁是参孙的爱人，我的好毛子？

毛子 一个女人，主人。

阿美陀 是什么肤色的女人？

毛子 一共四种肤色，也许她四种都有，也许她有四种之中的三种，两种，或是一种颜色。

阿美陀 正确一些告诉我她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毛子 是海水一样碧绿的颜色，主人。

阿美陀 那也是四种颜色中的一种吗？

毛子 我在书上是这样读过的，主人；最好看的女人都是这种颜色。

阿美陀 绿色的确是情人们的颜色；可是我想参孙会爱上一个绿皮肤的女人，却是不可思议的。我的爱人的肤色是白白净净，红红嫩嫩的。

毛子 最污秽的思想，主人，都是藏匿在这种颜色之下的。

阿美陀 说出你的理由来，懂事的婴孩。

^① 参孙（Samson），“圣经”中的大力士，见《旧约》、《士师记》。

毛子 我的父亲的智慧，我的母亲的舌头，帮助我！

阿美陀 一个孩子的可爱的祷告，非常佳妙而动人！

毛子 要是她的脸色又红又白，
你永远不会发现她犯罪，
因为白色表示惊恐惶迫，
绯红的脸表示羞耻惭愧；
可是她倘然犯下了错误，
你不能从她的脸上看出，
因为红的羞愧白的恐怖，
都是她天然生就的颜色。

这几行诗句，主人，可以证明白和红是两种危险的颜色。

阿美陀 孩子，不是有一支谣曲歌咏着国王恋爱乞丐女的故事吗？

毛子 大概在三个世代以前，曾经流行着这么一支恶劣的谣曲；可是我想它现在已经亡失了；即使还有人记得，也写不出来，而且不能歌唱的。

阿美陀 我要把那题目重新写成一首诗，使它作为我的迷恋的一个有力的前例。孩子，我真的爱上了我在御苑里捉住的那个跟那村夫考斯他特一起的乡下姑娘了；她应该有一个人好好地照顾她。

毛子 （旁白）好好地抽一顿鞭子；可是她应该有一个比我的主人更好的情郎。

阿美陀 唱吧，孩子；我的心灵因为爱情而沉重起来了。

毛子 那是一件大大的奇事，因为您爱的是一个轻狂的女人。

阿美陀 我说，唱吧。

毛子 等这班人过去了再唱吧。

特尔，考斯他特及雅昆妮姐上。

特尔 先生，王上的旨意，叫你把考斯他特看守起来；他每星期必须禁食三天。讲到这一位姑娘，我必须让她留在御苑里挤牛

乳。再会！

阿美陀 我羞得满脸都红了。姑娘！

雅昆妮妲 汉子？

阿美陀 我要到你居住的地方来看你。

雅昆妮妲 那就在附近。

阿美陀 我知道它的所在。

雅昆妮妲 主啊，你是多么聪明！

阿美陀 我要告诉你奇怪的事情。

雅昆妮妲 凭着你这一副嘴脸吗？

阿美陀 我爱你。

雅昆妮妲 我已经听见你说过了。

阿美陀 再会！

雅昆妮妲 愿你平安！

考斯他特 来，雅昆妮妲，去吧！（特尔及雅昆妮妲下）

阿美陀 混蛋，你干了这样的坏多，非让你禁食不可。

考斯他特 呃，先生，我希望您让我在禁食以前先吃个饱。

阿美陀 我们要把你重重惩罚一下。把这混蛋带下去；把他关起来。

毛子 来，你这胡作非为的奴才；去！

考斯他特 好，要是我有一天恢复了自由，我要叫一些人看看，——

毛子 叫一些人看看什么？

考斯他特 不，没有什么，毛子少爷；他们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做了囚犯是不能一声不响的，所以我还是不要多说什么的好。谢谢上帝我是个没有耐性的人，所以我会安安静静住在牢里。

（毛子及考斯他特下）

阿美陀 我爱上了那被她穿在她的卑贱的鞋子里的脚所践踏的最卑贱的地面。要是我恋爱了，我将要破坏誓约，那就是说了一句虚伪的谎。虚伪的谎怎么可以换到真实的爱呢？爱情是一个魔鬼。可是参孙也曾被它引诱，他是个力气很大的人；所罗

门也会被他迷惑，他是个聪明无比的人。赫邱里斯的巨棍也敌不住丘必特的箭镞，所以一个西班牙人的宝剑怎么能够对抗得了呢？不消一两个回合，我的剑法就要完全散乱了。他的耻辱是被人称为孩子；他的光荣却是征服成人。别了，勇气！锈了吧，宝剑！静下来，战鼓！因为你们的主人在恋爱了；是的，他恋爱了。即景生情的诗神啊，帮助我！因为我相信我我要写起十四行诗来了。想吧，智慧；写吧，笔！我有足够的诗情，可以写满几大卷的对开大本呢。（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拿伐王御苑；远处设大小帐幕

法国公主、罗瑟琳、玛莉霞、凯隆琳、鲍益，群臣及其他侍从等上。

鲍 益 现在，公主，振起您的最宝贵的精神来吧；想想您的父王特意选择了一个什么人来充任他的使节，跟一个什么人接洽一件什么任务；他不派别人，却派他那为全世界所敬爱的女儿，您自己，来跟具备着一切人间完善的德性的，举世无双的拿伐国王进行谈判，而谈判的中心，又是适宜于作为一个女王的嫁奩的亚圭丁。造化不愿把才华丽色赋予庸庸碌碌的众人，却大量地把天地间所有的灵秀钟萃于您的一身：您现在就该效法造化的大量，充分表现您的惊才绝艳。

公 主 好鲍益大人，我的美貌虽然微不足道，却也不需要你的谀辞的渲染；美貌是凭着眼睛判断的，不是贾人的利口所能任意抑扬。你这样搬弄你的智慧把我恭维，无非希望人家称赞你口齿伶俐；可是我听了你这一番褒美，却一点不觉得可以骄傲。现在我也要请你干一件事：好鲍益，你不会不知道，名

誉广大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传遍世界；拿伐王已经立下誓言，要在三年之内发愤读书，不让一个女人走近他的静肃的宫庭；所以我们在没有进入他的禁门以前，似乎应该先去探问他的意旨；我相信你的才干可以胜任这一项使命，所以选择你作我的代言人，向他陈述我们的来意，告诉他，法兰西国王的女儿因为有重要的事情，希望得到迅速的解决，要求和他当面接洽。快去对他这样说了；我们就像一群谦卑的请愿人一般，等候着他的庄严的谕示。

- 鲍 益** 得到这样的委任是我的莫大荣幸，敢不踊跃拜命。（下）
- 公 主** 各位爱卿，你们知道那几个人是和这位贤德的国王一同立誓守戒的信徒？
- 甲 臣** 朗格维勋爵是其中的一个。
- 公 主** 你认识这个人吗？
- 玛莉霞** 我认识他，公主。当丕律谷勋爵和雅克·福根勃立琪的美丽的女儿在诺曼第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在宴会上见过这位郎格维。他是一个公认为才能出众的人，文学固然是他的擅长，武艺方面也十分了不得。要是美德的光彩可以蒙上污点的话，那么他唯一的缺点是一副尖刻的机智配上一个太直率的意志：他的机智能够出口伤人，他的意志使他一往直前，不为他人留一点余地。
- 公 主** 听起来是一位善于戏谑的贵人，是不是？
- 玛莉霞** 最熟悉他脾气的人都这样说他。
- 公 主** 这种浮华之士往往不永天年。还有些什么人？
- 凯隆琳** 年少的杜曼，一个才德兼备的青年；他的智慧可以使一个形貌丑陋的人容光焕发，可是即使他没有智慧，他的堂堂的仪表也可以博取别人的爱悦。我在亚伦桑公爵的府中见过他一次；我对于他的伟大的品格的赞美，实在不能道出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美德于万一。

罗瑟琳 要是我所听到的话并不虚假，那时候在亚伦桑公爵那儿，还有一个他们的同学也跟他在一起；他们叫他做裴朗；在我所交谈过的人们中间，从来不曾有一个比他更会说笑的人，能够雅谑而不流于鄙俗。他的眼睛一看到什么事情，他的机智就会把它编成一段有趣的笑话，他的善于抒述种种奇思妙想的舌头，会用那样灵巧而隽永的字句把它表达出来，使老人听了娓娓忘倦，少年人听了手舞足蹈，他的口才是这样敏捷而巧妙。

公主 上帝祝福我的姑娘们！她们都在恋爱了吗？怎么每一个人都用这种侈张的夸饰赞赏她自己中意的人？

甲 臣 鲍益来了。

鲍益重上。

公主 国王怎样招待你，鲍益？

鲍 益 拿伐王已经知道您到来的消息；我还没有见他以前，他跟他那班一同立誓的学侣们，已经准备来迎接您了。我听他的口气是这样的：他宁愿把您安顿在郊野里，就像你们是来围攻他的宫廷的一支军队一般，不愿违反他的誓言，让您走进他的屋子。拿伐王来了。（众女戴脸罩）

国王、郎格维、杜曼、裴朗及侍从等上。

国王 美貌的公主，欢迎你光临拿伐的宫廷。

公主 我把“美貌”两字璧还陛下；至于说到“欢迎”，那么我还没有实受其惠。这高耸的天宇不是您所能私有的，这么辽阔的郊野也不是招待贵宾的所在。

国王 公主，我们少不得有一天要请你到我们宫廷里屈驾一游。

公主 那么我现在就接受您的邀请。

国王 听我说，亲爱的公主，我曾经立下重誓。

公主 圣母保佑陛下！您会有一天毁誓的。

国王 凭着我的意志起誓，公主，我决不毁誓。